

矮尔，白云观

文 / 吴继路



白云观，首都一处千年古迹，全国道教协会所在地，春节期间有例行庙会，热闹非凡。前些年“打开西厢”交通工程竣工，原本处于绿木环匝中的道观，环境大变。在周遭巨厦高楼俯视之下，白云观成了被掩埋的木乃伊。然而庙会期间这里景象惊人，也警人，汇在人流里，你大可以体会12亿人口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滋味。

有一种不便言说的隔膜，使我许多年绝不愿重蹈白云观。这年，世纪末仅剩屈指可数的日子，也是上世纪的最后一次庙会，我终于拗不过全家三代人的敦促，放弃固守的戒条，随了家人，来到旧游之地白云观。

我惊愕得说不出话！这是白云观么？东西向的横街人流汹涌，水泄不通；说摩肩接踵不能形容人群的拥塞，只有城内上下班高峰时候的公共汽车差可比拟。五色迷目，噪声聒耳，小吃摊散发出无法分辨的气味，叫人窒息。像童话里描述

的，人忽然间变成蜂、变成蚁，在巢穴里蠕蠕爬动。随着人流挪动到寺观山门前，抬眼瞥见牌楼中间镶嵌的四个金字“洞天胜景”，不禁嗔怨神仙，何必恶作剧，跟人开这种玩笑？

我不明白首都以及非首都居民，我的同乡或同胞，为什么兴冲冲从四方八面齐聚白云观，到底来这儿追求什么、享受什么，体验什么来了？

大凡名胜景观山林风物，能让人真正心神慰悦，领略幽妙与恬适，要谛只在一个“静”字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自是一种令人沉迷的境界，既便到寺庙去吧，等待你的也应该是“山石荦确行径微，黄昏到寺蝙蝠飞”，接下来“夜深静卧百虫绝，青月出岭光入扉”（韩愈《山石》）。如此幽静境界，一个根本前提在于人少，过去的年代有逸志闲情的文人雅士，绝对数量能有几个人呢？而今的百姓，温饱之外，旅游成为重要享乐项目，大

家熙熙攘攘齐作逍遥游，连泰山十八盘，华山的岩腰栈道都发生过挤伤人的事故，人满为患，何况地处闹市近边、名闻遐迩的白云观？

我同家人挤到白云观中层院落丘祖殿，看到络绎的红男绿女向神像虔诚合十跪拜，忽然心里“咯噔”一动。记忆闪电一般照出了一个久久被遗忘了的场面。也在这个地方，匍匐着一个人，他内心被烦扰、羞愧和恐惧杂糅的情绪折磨，无地自容，无处倾诉，只得向面前的神灵求告。那时候，整个寺观被黑夜紧紧包裹，阴沉有如枯井。唯其万籁俱寂，更显出人内心世界的狂躁动荡，喧嚣得吓人！

在极静中躁动的这个人正是年轻的我。我们猝不及防，碰到了普遍覆盖在人群头顶的大饥饿。故地重游的这一瞬，我才豁然解开隐藏又深又久的心理之谜：将近四十年间，我相当顽固地避开白云观，原来恰因为害怕重温一个苦涩无奈的噩梦！

我从一所学院毕了业，被分配到也是培养教师的新建学校任教。教室不够用，某领导居然从白云观借到几间配殿权作教室。我和另一位伙伴，由于都年轻、单身，被分派到白云观上课，也在里面住宿。当时，正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开端，从“放开肚皮吃饭”一下子改为口粮定量。其实并没有数日断粮，像从前灾荒年月的穷人那样，只是我们思想准备不足，身心两方面都极度不适应。肚子成了爆燃的灶洞，几两饭菜下去，犹如投去鸡毛蒜皮，弄得饥火更炽。不久，人脸浮肿了，精神也恐慌起来，越怕谈吃越想谈吃，一片萝卜皮、一绺

干菜叶也成了美味佳肴。稍稍做点力气活就四肢瘫软、背脊盗汗，眼睛乱冒金星。

我们都经历过两年前的“大跃进”，从炽热的峰顶跌落到冰冷的深渊，心里明白如今的挨饿，全然是不顾客观规律大轰大嗡的必然结果，是对当年那种大浪漫、大折腾、大吹牛和大浪费的无情惩罚。但这种感觉，这种判断只能闷在肚子里。依照当局的主流话语，说这暂时困难是自然灾害和另一大国背信弃义的逼迫造成的，怨天加尤人的口径要统一。

我当时心地单纯，看重思想改造，努力忠诚于信仰，以各样的方式警惕自己，绝不可在小小困难面前软下去，倒下去。在白云观，上课之外我有意识地阅读革命回忆录，陶承的《我的一家》，陈昌奉的《跟随毛主席长征》，还有一本书叫《黑面包干》，苏联一位资深老革命德拉伯金娜所著，我读得很用心。我愿意沉浸在过去时代，叫前輩人

物的英勇事迹激励自己，经受磨炼，我企求以此忘记或淡化饥饿的感觉。

如大军压境，步步逼迫我解甲举白旗。古人说，“衣食足然后知荣辱”，廉耻感和自尊心的伸张，大抵总以肚子里装着足够消化的食物为条件。我终于撑不住，一个漆黑夜，我悄悄溜出宿舍，摸索到观西面一片小菜园，蹲下来，顺着垄沟抓挠，希望能弄到一点萝卜根、土豆等可以吃的东西。为这种动作羞怯，我的心扑扑乱跳。刚摸到了两根胡萝卜似的东西，正一阵欣喜，忽听到黑暗中一声压低了嗓门的喝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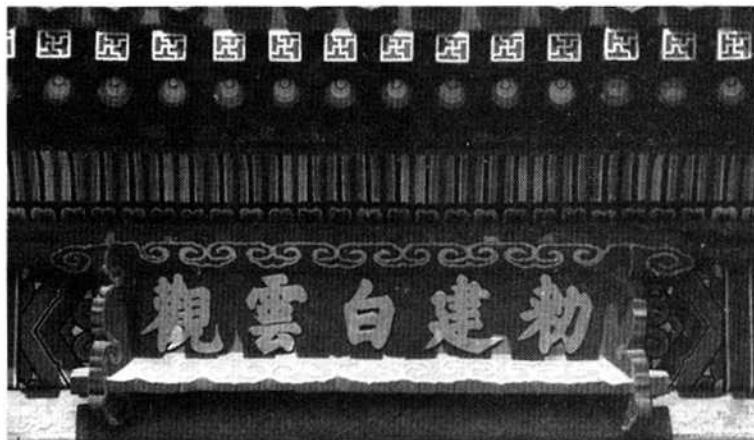
“谁？——谁在那儿？”

我吓了一身冷汗，立即倏地站起来。猜测出那人必是观里的道士，便强自镇定，回答：“我，学校的。”不待他追问，我便解释说睡不着，出来散散步。好在黑夜伸手不见指，他看不见我手上的泥巴，我也辨不清他的面目。

在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，虚火升得最厉害的地方，比如河南、安徽和山东一些地方，饿死了大批农民；饥馑是全国性的。我和同伴在白云观尝受的吃不饱，实在谈不上什么大疾苦；只因为亲自体验过了，知识分子又天生敏感，所以脆弱和恐慌的表现更“邪乎”些。很久以后，我读过一些描述那时饥饿的文字，比如张贤亮的小说《绿化树》，写男主人公被“劳改”时在野地里的觅食心态，他与我们同龄，这种地方读来如临其境。年轻些的作家，如老鬼的自传体小说《铁与血》，细腻逼真地描述他少年时代遭遇饥馑时候的行为和心理，我读的时候感觉句句惹眼，一页揪心。这大概是把自己“放进去”，进入角色唤起记忆的效应。

在对半饥饿还没有身心适应的时候，我终于有一天支撑不住了。当时我们吃一种“双蒸饭”，是把米饭兑了水反复蒸煮，那饭看起来显得多，营养并没有增加半点，实属自欺欺人。可是那时节却把这方法当作“经验”，到处郑重推广。自从早晨喝了一碗菜稀粥，撇两泡尿就饿了，肚子咕噜噜叫到中午，我抱了碗颤着腿到食堂排队，打了双蒸米饭捧着，如同手托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只想赶紧端到宿舍吞下去。不料刚拐过墙角，忽一阵天旋地转，人向前一栽，一个“狗碰头”倒下去，“叭”地一声碗摔碎了，米饭撒了一地……我醒来时，躺在木板床上。是学生们发现，把我抬到屋里的。支部书记给端来一碗白糖水，同事伙伴照护着我。我的脸颊挫伤了，幸好没有摔着头颅，吃饭的家伙还在，我自然庆幸，感念祖





国的上帝。

大家默默互视，心照不宣。美丽温柔的词语终究当不了饭吃。此时此景，的确用不着任何言语。类似的情况，学校和别处都时常发生。

然而对我，这事情不免成为精神上的一顿闷棍，我心里不禁恐慌烦闷起来。领导号召大家要打起精神渡过难关，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两万五”，那不单是口号，那是很严肃的信仰教育啊。我的心里充塞着迷乱和惶悚，犹如团团乌云隐去星光月色。我不知道这“困难”会延续到何时，也怀疑自己能不能刚强体面地挺过去。疲惫，失眠，整天价恍恍惚惚。有一天夜里，饥肠辘辘，辗转反侧，我终于忍不住，爬起来披衣出屋，踉跄着挪到丘祖殿前丹墀之上。我知道殿里供奉的是道教宗师丘处机。这位宗教首领，曾经有过一次永垂青史的长征，他率领一批弟子，从山东滨海出发，向西徒步跋涉，历尽千难万险，九死一生，终于到达天山外，谒见领兵征战的“一代天骄”成吉思汗。丘师力陈道家学说宗旨，恳劝大汗欲得天下，必须坚行“节欲止杀”，“恤

民保众”。丘处机老师与弟子西游途中，在戈壁大沙漠，屡次遇到干渴饥饿，几乎饿毙荒莽。但是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与忍耐挺过来了。丘祖多番训诫弟子：“人不以死生动心，不以苦乐为怀，所适无不可。”这样的教导不少古贤也发出过，而真正地实践起来，身体力行，执着不懈，又谈何容易！此时此刻，我遇到的该是微不足道的艰难吧。神灵保佑，祖师保佑，给我勇气，给我耐力，千万别叫我在这突然降临的考验里变成被人讥诮的矮鬼！

在无望与惑乱中，人往往不受理智左右，祥林嫂不是诚心诚意地给上地庙捐门槛么？我忐忑地望望四周，确信没有人影，就走近殿门口，向着里边的丘祖像跪了下来，以头抵地，把心里磨研了许多日子的祈祷，不出声地尽情倾吐出来。站起身，精神似乎轻松了不少。但转念想想刚才的行迹，心头忽然罩上一重由恐惧、羞惭、疑惑织成的大网，似乎周遭有无数只眼睛诧异地盯住我，就像发现了一个怪物。

这时的白云观庭院深深蒙在黑暗中，肃静极了。时令正是冬季，连唧唧虫鸣也没有一声，住持的老

道们，睡眠酣沉，听不见一丝气息。

啊，这就是我记忆中烙下的白云观！周遭如此死寂，而我心中又如此烦嚣的白云观！……饥饿的年月终于挺过来，大家一起过来的，回头看去，并不如想象中描摹、设想的那么可怕。人的本能总在自觉不自觉地趋乐避苦吧，在我离开白云观以后，我从没有起过旧地重游的念头。或许就因为那里埋了自己年轻时一个苦涩的梦，那里游荡着一个由饥馁压挤变得卑微丑陋的魂灵？

事情过去三十多年，我由25岁苟活到55岁，曾经有意把这段记忆



抽理出来，取个题目“白云观，一个涩梦”。写出来以后，自己看看没意思，便搁开了。而今又十年岁月逝去，我被全家人裹挟着，挤在人山人海中来逛白云观。在汹涌的人浪里，我心间的惊涛拍打沙岸，岸崩溃决了；我无法也无意阻住它，索性叫它冲到纸上来。我乐于跟逛白云观和不逛白云观的同胞交交心。

编辑/任娟 woshirenjuan@126.com